林芝你可否不说“江南”？

◎万岳斌

雅鲁藏布江的锋刃，在远古冰川的雪水里冷浸，斩向喜玛拉雅山，劈出地球上最深的一条峡谷。印度洋旋动暖湿气流，源源不断溯江而上，灌进峡谷，造就林芝大地的郁郁葱葱，“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林芝、拉萨一山之隔，浑然两重天地。

不知谁第一个将林芝喻为“江南”，此后一直为世人乐道，林芝自个儿也颇为受用。可仔细想来，林芝喻“江南”，实在是“错！错！错！”

江南的桃红，开在历代诗人笔下。然而，世间桃花宫，舍了林芝波密，还有何处？江南早春的桃花，不过是波密桃花宫的仙子饱读一个冬天的诗书之后，为在桃花节上一展绝代风华，飞到范仲淹的洞庭一湖、白居易的浔阳江头、张继的姑苏城外、苏轼的西子湖畔，彩排《春光美》，待到熟练了，趁一个雨疏风骤的夜晚潜回波密，用过的花瓣来不及归还，弃了一地落红，只传语暗恋的梨花公子代为照料江南风景。

春天气嘘嘘跟着赶过来，到得波密，已是人间四月天。回到自己的宫殿，桃花仙子哪还是江南时小家碧玉倚人墙角，只说些吴侬软语，仙子齐端端疯使劲，搅翻了桃花宫的染房，泼出波密六十里桃花沟花团锦簇。花海只容身段柔软的青草进来，铺一块绿毯，飞花在草尖上跳着欢快的踢踏。藏式民居殷勤伺候桃花仙子的一日三餐，无意中成了画中点睛之笔。

天地如此默契。小山头豢养的几朵白云，安安静静地趴在山的肩头，一边为桃花仙舞布景，一边捉住溜走的花香，还有那花丛里撞了腰、“呀拉索！呀拉索！！”拉长了的不曾雕琢的女高声。伟岸魁梧的雪山找到最好的位置，兴奋地做背景墙。天空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先点亮太阳，再跑到李白的诗里拖过来一块“伤心碧”，嵌在穹顶上，天空明镜美美地映着这幅《千秋绝艳图》。

江南不分季节放纵绿的恣意，不过，几时见过的江南柳，不是病如林黛玉，弱不禁风？林芝呢，用它特殊的山川珍藏着华夏最大、最好的原始森林，苍龙头枕色季拉山“隔绝与交流之门”，眺望布达拉宫，龙尾翘进波密米堆冰川，游走三百公里。

丛林里，树上生出树，叶上长出草，犹如一个小家庭，聚居成森林大家族。清幽的空气提着龙须草挂满枝条，本无一棵柳树的森林，龙须轻拂，以为误入走不到头的柳林。粗壮的藤条从树下攀到树顶，这棵树爬到那棵树，又从树顶倒垂下来，交错缠绕，织成连环小绿窗。云杉、雪杉、青冈挺立的风头，二十五层的大厦都只能自称小弟。树的根须像木板，伸入泥里，仿佛大树一头向天，一头长入地下。苔藓仰慕森林的王者之范，替树根裹一层厚厚的毛绒，恰如替出征的将士打好绑腿。

蓝天被树枝划成了碎片，树干堵住阳光，阳光在大树间跳转，回照着绿叶的明翠。松茸肆无忌惮地疯生疯长，做了人们桌上的佳肴，也做成动物们的甜品。云豹、藏狐、羚羊、弥猴毫不客气将这里封为领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北纬30度线穿过林芝，将鲁朗挂牌为“神仙居住的地方”。当年文成公主和亲，一路上对家的思念渐行渐浓，到了这里，她说：“这是一个叫人不想家的地方”。

天空冲洗得锃蓝，云朵浆洗得洁白，碧穹闲在那，乐得有工夫施展手艺，拿着白云玩起儿时的橡皮泥，时而捏一个骏马行空，时而捏一个蛟龙出海，再不然一边吹着忽哨一边赶飞一行白鹭，雪山受天空情绪的影响，终日里酣态可掬衬着温雅的鲁朗。

雪线下的鲁朗林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花开时节的杜鹃，像发了疯似的，密密麻麻往雪山上冲，也像雪山赶着如潮水般奔流下山。到了秋日，密林里不知是狼毒花还是白桦树，一声呼喊：“晒秋咯！”，山山响应，树树跟随，火红、褐丹、金黄、玫紫、墨绿，纷纷和着色调。岚雾是百年老店的裁缝，亲手缝件林海坎肩，穿上，脱下，瞧着哪儿不对劲，改一改，又穿上。一脱一穿之间，林海风姿绰约。

绵延的草甸如人工修剪过，小溪在青青黄黄的草丛里跳跃。小木桥“咚咚”唱着童谣，木栅栏划着艺术方格，方格里，黑牦牛，棕色马，吃几口又歇几下，一副不愁吃不愁穿的样子，绵羊在草地开成白花。

置身鲁朗，不想问今夕何夕。空寂的夜晚，清风吹着牧笛，满天的星星打着荧光灯来寻你。屏住气，就能窃听到织女和牛郎隔着银河的关切。林鹃漱着夜露唤醒的鲁朗，西岭的雪山，还在噙着半弯没有消化的明月，东山的紫云，却在诱着朝晖出来斜放礼花。倒是镇上那一汪翡翠，不想耽误工夫，忙碌地抓一把灌木丛细心擦洗幢幢藏家小木屋。

如果只顾了眼福，而疏远了口福，那是在鲁朗离谱的事。就在你投宿的藏家，点一份石锅鸡，沽一吊当地

的青稞酒，或者搬一件拉萨啤酒，喝啤酒，西藏没你这种一斤一斤的喝法，都是一件一件地搬呢。不是什么石都可以做石锅，唯有墨脱的“皂石”，且须在采石处用一块整石砍凿成锅，也只有门巴族的藏胞工匠搅得了这个瓷器活，稍稍用力不匀，皂石便被凿成窟窿。雪山之水藏香鸡，林海天麻手掌参，一锅馋涎欲滴的石锅鸡，吃得你口里嗬着“鲜“，心里疑着自己成了“仙”。

江南的山，只可称作丘。江南人明白，常在嘴里哼哼：“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林芝南迦巴瓦峰却在《中国地理》杂志“中国最美山峰”评选中点了状元。曾几何时，喜玛拉雅山脉并肩念青唐古拉山脉，一路排山倒海般向东突进，横断山脉摸不准它们的来意，跳将出来阻挡，“五千仞岳上摩天”的南迦巴瓦峰二话没说，夺过喜玛拉雅山最东处的旗杆，降伏缠斗中的喜玛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也锁住了青藏高原前行的大脚，并将它们的蛮劲反推回去，青藏高原隆起层层山浪，南迦巴瓦峰赢得“众山之父”的尊号。南迦巴瓦峰威加海内，喜玛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驰道上，座座山峰策马而来，高原上演着“万国衣冠拜冕旒”，齐齐观赏它修造一座山从赤道到两极的四季同在的玄妙世界。

美若天仙的雅鲁藏布江，一门心思只想嫁了南迦巴瓦峰，天天挥舞着天青色的水袖，为它献演“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世界地理绝技。络绎不绝的脚步仰慕它的遗世独立，跋山涉水而来，像下一个笃信自己能赢的赌局，可它那如“直刺天空的长矛”头颅，总是隐于诡谲的岚雾，从不轻易让人见识穿刺云天的惊艳，隔着积云传话“我醉欲眠卿且去”。偶尔，它拂开流云，蘸着阳光的色彩涂抹自己的王冠，瞬间“雷电如火燃烧”，但也只是瞬间，流云神速将它罩住。饶是如此，属于它的那种惊世骇俗，让人醉得无可救药。人们膜拜它的叱咤风云，谁也不知它那一滴浊泪，滴成了那拉措。

有些去过的、路过的，相忘在流光。林芝，你浸入了我的血液，从此，这一生都会牵挂。

玉池山上人

◎刘 武

最近翻看父亲的遗物，看到几年前父亲托人刻的一方印，上面刻着“玉池山上人”几个字。我想起来这是父亲自取的号，以前就用过，更早之前，我还拿这个号为他在凤凰网上注册了一个账号，不过父亲从来没有用它登录过凤凰网，我倒是仍一直沿用着这个账号。

我不太清楚父亲什么时候开始用“玉池山上人”这个号，现在回想起来，可见玉池山在他心中的位置。其实，父亲出生的老家川山坪并不在玉池山上，它距玉池山大约十公里左右，站在老屋门前，抬眼就能看到玉池山的主峰。

玉池山是汨罗最高的山，主峰达摩岭海拔将近800米，素有“三山十洞八平湖”的美誉。我只在读小学时上过玉池山，当时学校搞长途拉练加上学工学农，依稀记得好像是坐车到川山坪车站，然后步行上山，在山上的一户农家住了大概一个星期。我住的那户人家有个比我稍大一点的男孩，我跟着他到山上去放牛、砍柴，听他聊乡里的趣事，以及他知道的历史故事，印象中他说过李世民、张阁老的传说，让我觉得他挺博学多闻。

那段在玉池山度过的短暂日子一直存留在记忆中，温馨、有趣，现在回想起来，也忘了具体住在哪里，当时也没有机会去山上的其他地方转转，更没有爬过主峰。后来那么多年，我多次回到川山老家，居然就没有动念去爬玉池山。

2018年5月中旬，也就是父亲去世前两个月，我开车带他回川山上坟，完事后，我突然起念，跟他说要不一起上玉池山转转，父亲当即点头说好啊。我用导航一看，开车到玉池山不过20分钟左右，但当时已是下午4点半，我估摸怎么转一下也得一个来小时，而且父亲早已约了以前的老同事在汨罗一起吃晚饭，这样，再赶回汨罗市区就有些晚了。想到这里，我只好跟父亲商量说：“好像时间有点紧，会耽误吃晚饭，那我们还是先回市里，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去吧！”父亲倒也没有什么意见，就很随和地说：“好吧，以后再去！”

那天，我们转身回到了汨罗市内。虽然第二天我又陪父亲去了屈子祠、张谷英，但却再没有机会陪他一同上玉池山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还有时间和机会，却没想到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兑现了。

父亲去世后，我重新翻看他以前写的书与遗作，才发现玉池山反复出现在他笔下，他对这座山是如此情有独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热血奇男》，讲述王震、王首道等在抗日战争后期，率领南下支队奔赴玉池山，领导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建立湘阴人民抗日临时政府的故事。书中多处描绘了玉池山巍峨峥嵘、秀美苍郁的风景，绘声绘色地勾画了玉池山的幽深、艰险和古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玉池山的长长画卷。

在他留下的长篇回忆录《乡土记忆》中，父亲就多次写到玉池山，说儿时看到的玉池山是“神秘不解的”，有时漫山大火，连烧几天，有时满眼浓雾，一片苍茫，九九重阳节前后，还有很多唱着“香歌”、三步一跪上山朝拜的香客。1939年11月份日寇南下进攻岳阳时，父亲当时5岁左右，就躲兵逃难第一次爬上玉池山，他们从西面一个叫董家坝的地方上山。在书中他描写道：“上山的路陡得很，七弯八窍，路边上的石头碰鼻子，一不小心摔下去就会粉身碎骨。麻石路面有好几里路长，路面不宽，傍墈走往下看高得吓人。麻石路的两边有好多奇离古怪的怪石，有雷打石，有虎穴坪，有狼牙岩，看一眼都吓得肉麻。”

那次，父亲随家人走了20多里地，在半山腰一个叫陈家山的地方暂时安顿下来。两年后，在1941年9月份，父亲又第二次躲兵逃难，再次来到玉池山上的陈家山。他描述说：“满山的竹子、参天的古树和岩峰，几乎把整个的天尊都遮住了，西去的太阳已早早被丛山淹没了，黑夜却比山下来得更早更深沉。挂在山腰中的陈家山，很难找出一块平展的平地和屋场，田呀、屋呀、土呀，几乎都是挂在山壁上的。”

这年11月份，父亲又随家人第三次躲兵逃难，在玉池山上的陈家山、董家坝、上施家冲躲了两个月，转年1月中旬才下山回家。到1944年5月，父亲又再度躲兵逃难，四上玉池山，住在望塔洞一户乡亲家。这时他对玉池山的印象更加深刻，他写道：“从望塔洞前行，伸到你面前的，便是一条一级一级的梯级麻石登山路。这条乱石垒砌起来的麻石小道，把你一步一步引进到近乎山顶高峰的玉池古庙。这段梯级麻石小古道，大约要爬两个多小时，才能爬到直通古庙大殿前的百步梯。”

这4次在玉池山躲避日寇侵袭的时间前后相加起来有大半年多，可想而知，父亲对玉池山有多么熟悉、了解。更神奇、巧合的是，第一次上山时，他就路遇同样逃难的我母亲一家人，之后过了15年，他们又出人意料地在湘阴再度相逢。

可惜，这些事情父亲以前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如果没有他留下的回忆录，这些故事就彻底消失在茫茫岁月和时空中了。此外，在父亲亲手编好的诗集《罗江放歌》中，也有很多诗词、对联都与玉池山有关。我粗略数了一下，共有9首诗词、两副对联是描写玉池山的，其中最早的一首是1951年3月在望塔洞写的《登玉池山》，诗中写道：“时鸟催春地去寒，桃红柳绿水淹滩。含珠竹笋婷婷立，丝草栝松一路欢。”两个月后，他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玉池古寺》：“寒寺依山小径长，佛光斜照读文章。方圆学子争相聚，风雨穿梭舞步狂。”想来，1951年的这两个月，父亲又登上了玉池山，领略了新时代玉池山的春色。

父亲最后一次吟咏玉池山是在2017年11月底，这是他来到北京后写的，而且一连写了三首，一首题为《玉池山风物志》，另外两首题为《玉池山》，其中一首写道：“雾涌摩天不见星，云腾拂地彼登峰。溪清鸟语歌生态，林葱竹绿漫山兴。孤影兰田翻稻浪，羊肠小道话耘耕。书声朗朗穿房过，墨迹斑斑风月情。”诗中描绘了玉池山美丽的自然风光，抒发了他对那座熟悉的山的向往和怀念。

2019年8月8日父亲节，我开车回到老家拜祭父母。这次，我与老兄、家人一起爬上玉池山，来到半山腰的玉池山庄，圆心中的一个心愿。在山上，我遇到父亲以前的一位老同事，他那段时间一直在山上消暑。他说2018年我父亲还在玉池山上与他见面聊过，说要到玉池山上来住一段时间，还说到时要把当年的几位老同事都请来一起度假。

我站在山坡的高处，默默远望玉池山上苍翠的山峰、葱郁的竹林、碧绿的田野和澄澈的水塘，仿佛看到父亲正悠然行走在这片风景中。我知道，这里的“三山十洞八平湖”他都走过，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谙熟，这儿的乡里乡亲他大都认识，其实，这就是他精神和灵魂的寄居之地，难怪他会对这座大山如此钟情，如此热爱，如此恋恋不舍。

怒放的生命

◎张逸云

晨曦初起的时候，不宽的水面泛出淡青的光泽。借助飘忽的光亮，可见遍布两岸的那些红色屋顶和葡萄园。一群飞鸟从头顶掠过，仿佛把天际拉到了近前，天和地的距离已经不再那么遥远。微风掠过水面，缓缓升起来，丝丝缕缕拂过我的脸颊，感觉出别样的温润和舒适。河水低吟浅唱，如同唱诗班悠扬的音韵，温软地注入我的肌肤，游走于骨骼和灵肉之间。站在岸边看一川逝水，审视这条河的来路与去向。举目远眺，很想一眼看清它的源头和终端。这条穿越时空的长河，按照自己的节奏与方式朝前流去。透过动荡的波纹，我看到了浪花里绚烂的光泽。

眼前这条河名叫莱茵河，缠绕在阿尔卑斯山北麓一条柔软泛亮的彩带。

翻译三番五次聊到这条河流，执意邀我到松软的河床走走看看，体验一把欧洲河流特有的秉性和风情。这位学者四十开外，个头不高，头上毛发稀疏枯黄，眼袋鼓鼓囊囊，岁月的沧桑，刻在那张黄褐色脸上。

他是德籍华人，毕业于国内外国语学院，像众多“漂族”一样，在北京打拼几年，结婚生子后，举家漂到欧洲。一晃20年过去，成了地道的“德国通”。依照他姓氏汉语拼音第一个大写字母，我称其L先生。

L先生饶有兴趣向我介绍莱茵河畔一座魅力四射的城市——波恩。他说，波恩拥有2000多年历史，被人们称作莱茵河浪漫之门。每年4月底前后，街道两旁的樱花树绚丽夺目，粉色花瓣层层叠叠，犹如燃烧的火焰。花开花落，幽香飘忽，游人们尽情享受一份温馨和浪漫。可惜，眼下不到樱花绽放的季节。

L酷爱樱花，只要说到这种花卉，眼里放出奇异的光芒。他的老家位于中国江南水乡，那儿有个千亩野生樱花园。每到春天，樱花竞相开放，樱花园成了孩子们的欢乐世界。微风吹拂，花朵随风而舞，地面铺出淡粉色花径。伙伴们追逐飘舞的花瓣，欢快的笑声，回荡在山谷之中。L深有感触地说，相比波恩，中国樱花的花期略长一些，显示低调、含蓄、内敛、坚毅气质。樱花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寓意热烈、高尚、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L把樱花比作人的生命，花开花飞，生命历程呈现灿烂辉煌。

L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中西文化研究和交流，竭尽所能向来自国内的专业考察团队传递西方国家先进理念和文化精髓。聊到企业文化时，他对中国石化“人本、责任、诚信、精细、创新、共赢”企业核心价值理

念赞不绝口，为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能源化工巨头感到骄傲和自豪。

他知道我来自中国石化，所在企业位于悠久历史的湘北巴陵大地。一代代励精图治的巴陵石化工匠，像樱花一样绽放，燃烧自己的生命，在这块沃土上，建成技术领先，产能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热塑橡胶生产研发基地，产品畅销亚洲和欧美。这些是我们见面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他讶异地看着我的眼睛，竖起两个大拇指。

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我同L成了朋友，讨论问题，敞开胸怀。一天，他给我讲述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樱花烂漫的季节，一对德国夫妻到中国旅游，从孤儿院收养了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子，给予这个幼小生命超越国界和血缘的亲情。孩子健康成长，长大后品学兼优，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德国爸爸妈妈去世后，他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踏上回国寻亲之路，应聘为一家困难重重的大型民营企业总经理，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才智，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实现良性循环。博士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病故20多年母亲的墓地和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父亲。真相大白，这家企业董事长，就是他的生身父亲。

L感慨不已，言辞恳切要我写出来。离开德国那天，L将我送到机场，临别时给我大大的拥抱，深情地告诉我，他迟早会回去的，回到那片美丽的樱花林。

指间太宽，年华太瘦，转眼几年过去，我以L和那位博士为原型，辅以自身心路历程，创作出长篇小说《樱花雨》，描写两代人动人心魄的情感故事，塑造一批百折不挠、敢于创新、锐意进取的90后人物形象。

《樱花雨》历经春秋四载，前后修改打磨50多遍，并请两位朋友勘误。漫长的创作历程，我同作品人物已然融为一体，我们同呼吸、共挣扎，一道叹息和流泪，分享事业成功的快意和爱情甜蜜。

创作《樱花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逝去的那些人和事，并未真正离开或者消亡，而在另外一个时空开始新的旅程。樱花生命短暂，却化作为一方春泥，人活世上，如能像樱花那样奉献芳华，此生应当无悔了。

永远的快乐

◎贾 丽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欧阳修这句话可谓道出了我的心声。在我看来，每多读一本书，我的眼前就多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可以看到一幅色彩迷人的画卷，可以呼吸到清新的新鲜空气；每多读一本书，我的脚下就多开拓了一条道路，自由自在漫步在书香盈盈的路径，我的心灵那么自由自在，那么欢畅。

我爱好多多，或许每个年龄段的爱好不尽相同，会有变化，而读书并乐在其中，是我最大的永远不变的爱好。

读书之乐，乐在过程。记得年轻的时候，我想读书、爱读书却无书可读，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借到了一本《青春之歌》，为了不影响家人的休息，我搬个小凳子坐在路灯下，借助幽暗的路灯灯光，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才发现被蚊子咬了一身的坨，当时，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完全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蚊虫叮咬。那时候，家里哪有闲钱买书？所以，看的书借得多买得少。能够借到一本心仪的书，对于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快快地读完，很多天都会沉浸在回味中，咂摸幸福。工作以后，我渐渐地开始买书，每个月都要勒紧裤腰带买几本书，往往去书店一待就是大半天，在书店，遨游在浩瀚的书海中，想读哪一本就读哪一本，会有一种秒变富翁的感觉。而如果买上一杯咖啡，边喝咖啡边读书，那更是一种美妙的享受。近些年，每次去书店，我有了一个好伙伴——我女儿，我们母女两差不多每个月要去书店两次，大部分时候，我们会各读各的书，有时候会同读一本书，回家的路上会交流读书心得。

读书之乐，乐在怡情。读书时读到妙处，我会激情万丈。我会为“问君能更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案叫绝，会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怅惘感叹不已，会一次次漫步在《围城》里，领略钱钟书的智慧。读书，让我有了更多的高人朋友，他们就是曹雪芹、金庸、拜伦、雪莱，徜徉在他们用心血凝成的文字里，妙处难与君说。

不得不感慨，在我的一生里，书是良师益友，它让我明白很多事理；书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它一次次让无聊的日子充满了乐趣。对于读书，莎士比亚曾精辟地论述：“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象没有阳光……”是的，读书让我总是如沐春风，如沐阳光。

互联网时代，读书的人似乎少了，手机似乎越来越重要了，但我还是喜欢拿起一本书，或在阳台倚窗而坐，或躺在床头，静心阅读。当然，手机上也可以读书，但我的手机上的阅读，更多的是新闻，读文学、读史书，我还是喜欢读纸质的书。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保持阅读的习惯，也是一种放慢脚步的方式。用书香润泽心灵，用书香镀膜时光吧。

夏 天

吴见云

夏天的词语
总是和桃石榴花一样绚烂
和金银花一样繁多
这些花儿绽放的笑容
激起万物的大合唱
夏天总是随着柳树
跳着摆手舞
总让活泼的童谣
手舞足蹈
夏天
燕子衔着阳光
牵引鸟儿的叫声
夏天
禾苗一个劲生长
无边的绿浪
应和着袅袅炊烟
夏天
蜻蜓灵动的翅膀
扇起荷叶的欢畅
载歌载舞的音符
在荷塘绽放

岳阳楼
彭宏伟 摄